

导 言

毛主席号召我们读几本哲学史。学习哲学史，对我们分清什么是唯物主义，什么是唯心主义，什么是辩证法，什么是形而上学，是很重要的，对我们掌握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增强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和提路线斗争觉悟，更具有重要的意义。

哲学上的两军对战

全部的哲学史，都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辩证法和形而上学斗争的历史，是唯物主义战胜唯心主义、辩证法战胜形而上学的历史。欧洲两千多年的哲学史表明，一切哲学思潮和哲学派别，可以因为阶级斗争、生产和科学发展的水平不同而具有不同的特点，采取不同的形式，但是，归根到底，它不是属于唯物主义，就是属于唯心主义，不是属于辩证法，就是属于形而上学。

所以，先有物质，还是先有精神；人的知识是先天就有的，还是后天才有的；世界是发展、运动、变化的，还是孤立、静止、不变的；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所有这些问题，都是哲学家们长期争论的中心问题。在这些问题上他们进行着不调和的斗争。

在精神和物质（意识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上，所有的唯

物主义哲学家都回答说：先有物质而后才有精神。物质是第一性的，精神是第二性的。精神（意识）是物质（存在）的一种属性，是物质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精神不能离开物质而独立存在。因此，人的知识既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人脑里固有的，而是后天才有的，是人对客观世界的正确反映。因此，唯物主义哲学家都坚持唯物论的反映论，反对唯心论的先验论。

与此相反，一切唯心主义哲学家则认为，先有精神而后才有物质。精神是第一性的，物质是第二性的。精神（上帝、意识、观念）是世界的根源，物质是由精神产生的。在他们看来，世界或者是人的“感觉的复合”，或者是上帝创造的，或者是“理念”、“绝对精神”发展的结果。因此，人的知识既不是来源于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实践，更不是对客观世界的正确反映，而是原来就有的，即或者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或者是人脑里固有的。他们坚持唯心论的先验论或唯心论的经验论，反对唯物论的反映论。

在世界是否发展变化的问题上，辩证法认为，世界是发展变化的，“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不是在事物的外部而是在事物的内部，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矛盾论》）

和辩证法相反，形而上学则把世界一切事物都看成是永远彼此孤立和不变的，如果有变化，也只是数量的增减和场所的变更，而且这种变化的原因，不是在事物的内部而是在事物的外部。

在哲学史上，因历史条件的不同，辩证法和形而上学有时和唯物主义结合在一起，有时和唯心主义结合在一起。但是，从他们的本质上来说，辩证法和唯物主义有着内在的、

自然的联系；而形而上学则与唯心主义有着血缘关系。形而上学和唯心主义是亲兄弟，凡是唯心主义哲学（包括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哲学），最后总是陷入形而上学。

在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的问题上，一切剥削阶级的哲学家（包括旧唯物主义哲学家），都认为历史是“英雄”、“伟大的天才”人物创造的。只有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才把这个旧案翻过来了。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毛主席：《论联合政府》）

哲学是阶级斗争的工具

哲学上的两军对战，是阶级斗争的反映，它始终反映着敌对阶级的利害冲突，是为阶级斗争服务的。唯心主义本来是原始人类迷妄无知的产物，随着人类对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的认识，理应衰退，然而情况恰恰相反，不但没有衰退反而不断变换形式，更加精致，更加发展了。这是什么原因呢？这是因为一切反动的阶级，都把唯心主义作为他们向进步阶级进攻的武器。反动的统治阶级利用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论证其反动统治的合理性，证论他们生来就是统治劳动群众的伟大的“天才”人物是创造历史的“英雄”。被推翻了的剥削阶级，为了恢复它们失去的“天堂”，也总是祭起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法宝”，作为复辟的舆论工具。近代资产阶级甚至利用和歪曲自然科学的成就，去编造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反动哲学体系，为其腐朽的资本主义制度辩护。

诚然，唯心主义也有认识论上的根源，这就是人们在认

识世界的时候，人的认识不是直线的，而是曲线前进的，如果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将认识过程的某个片面加以夸大或绝对化，就会导致唯心主义，滑到宗教僧侣主义的泥坑里去。正如列宁所指出的：“直线性和片面性，死板和僵化，主观主义和主观盲目性就是唯心主义认识论的根源。”（《哲学笔记》）而这种认识上的片面性，正好为反动的统治阶级提供了制造各种唯心主义理论的根据，它们从自己的阶级利益需要出发，将它加以利用和巩固起来。所以，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自古以来，能够不断变换形式，得到发展，从根本上来说，还是由它的阶级根源决定的。

革命的阶级为了自己的利益，也要寻找自己的思想武器。他们在反对反动阶级和向自然作斗争中认识到，只有使自己的主观计划和客观规律相符合时，才能达到目的，取得胜利。所以，一般说来，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就成为革命阶级反对反动阶级的思想武器。

总之，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辩证法和形而上学都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是一切反动阶级同革命阶级进行斗争的工具，起着反动的作用；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则是革命阶级同反动阶级进行斗争的工具，起着进步的作用。在古代希腊罗马，有代表奴隶主民主派利益的朴素唯物主义、辩证法和代表奴隶主贵族利益的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斗争；在中世纪，有代表市民利益的“唯名论”和代表教会和世俗封建主利益的“实在论”的斗争；在资本主义形成时期，有代表早期资产阶级利益的人文主义、自然科学反对宗教神学和经院哲学的斗争；在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出现了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机械唯物主义反对代表封建贵族利益的唯心主义和宗

教神学的斗争；在资产阶级成为统治者而无产阶级的斗争又威胁着他们的时候，资产阶级则抛弃唯物主义而拿起唯心主义这个“工具”同无产阶级作斗争；在资本主义形成、发展的时期，也出现了和资产阶级利益相对立的代表早期无产阶级和一般劳动群众利益的空想共产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学说；在无产阶级登上政治历史舞台以后，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就一直同资产阶级的形形色色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反动哲学，进行着你死我活的斗争。历史证明：无产阶级必将彻底战胜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制度必将战胜资本主义制度，作为无产阶级世界观和共产主义思想体系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也必将彻底战胜资产阶级的各种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反动哲学。

坚持哲学的党性原则，提高 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

从以上所述可以看出，在几千年来的哲学史上，始终存在着两条基本路线和两个基本派别的斗争。这种斗争归根到底表现着社会中敌对阶级的倾向和思想体系。但是，在资产阶级变成反动的统治者之后，为了掩盖它压迫、剥削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的反动本质，除了在政治上采取各种欺骗手法之外，在哲学上，就是用各种手法抹煞、掩盖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辩证法和形而上学这两条基本路线、两个基本派别的斗争。他们标榜自己是超党派的。特别是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后，钻到工人运动内部的资产阶级代理人——各式各样的机会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则更是采取偷天换日的手

法，利用、歪曲马克思主义的词句来阉割哲学的党性原则，否认哲学上两条路线的斗争，以达到他们篡改马克思主义、为资产阶级服务的目的。

对此，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都给予了坚决的揭露和批判。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毕生活动中，都竭力反对那种“玩弄哲学上新‘主义’的烦琐把戏，用诡辩辞令混淆问题的实质，不能明白了解认识论上两个基本派别的斗争”（《唯物主义和批判经验主义》）的企图。

马克思早在一八四三年，就明确地提出了哲学上存在着两条根本的路线。三十年后，马克思在《资本论》的跋文中把自己的唯物主义跟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对立起来，把当时的一些资产阶级哲学家称为“因袭前人的可怜虫”。马克思自己始终“坚持唯物主义，轻蔑地嘲笑一切模糊问题的伎俩、一切糊涂观念和一切向唯心主义的退却。马克思的全部哲学言论，都是以说明这两条路线的根本对立为中心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

恩格斯在同杜林的斗争中，也始终坚持唯物主义的党性原则，谴责杜林用空洞的字眼混淆问题的实质，用夸夸其谈向唯心主义让步和转到唯心主义立场上去的论断手法。

列宁更是愤怒地斥责了一切妄图混淆、掩盖哲学上两条路线斗争和两个派别的机会主义者。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用大量的篇幅彻底地揭露和批判了波格丹诺夫之流抹煞哲学的党性原则的反动实质。列宁指出：“新的哲学象在两千年前一样，也是有党性的。”哲学上无党性的人，象政治上无党性的人一样，是不可救药的蠢才。”“在一切党派之中，最可鄙的就是中间党派。”而修正主义的特

征就是“日益巧妙地伪造马克思主义，日益巧妙地把各种反唯物主义的学说装扮成马克思主义”。

现代修正主义者为了其反革命的需要，歪曲、篡改马克思主义，阉割马克思主义的灵魂，使之变成资产阶级可以接受的东西。他们完全背叛了马克思主义的党性原则，公然抹煞哲学史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辩证法和形而上学斗争的历史，是唯物主义战胜唯心主义、辩证法战胜形而上学的历史。他们胡说：社会发展各个阶段上的哲学思想的发展史，首先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各自孕育、形成、发展的历史，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平列起来，对二者无亲无厚，不偏不依，这是道道地地的超党派的中间派的观点。他们妄图用这种二元论的伎俩向唯心主义献媚、投降，并通过这种办法向资产阶级及其哲学“帮办”们献媚、讨好、调和阶级矛盾、取消阶级斗争。这伙叛徒们实际上自己已经成为资产阶级的“帮办”和“奴仆”成了双重走狗。

刘少奇一类政治骗子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和他们的前辈一样，耍尽了各种花招，妄图抹煞哲学的党性原则。他们施展谣言和诡辩的伎俩，打着红旗反红旗，举出什么马列著作的第几版、第几版，断章取义，混淆黑白，用唯心论的先验论，偷换唯物论的反映论，用唯心史观的“天才论”篡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从而否认实践在认识中的作用，否认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制造反革命舆论，以达到他们篡党篡政、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目的。毛主席明察秋毫，识破了刘少奇一类骗子的阴谋诡计，以坚定的无产阶级的党性原则，粉碎了他们的反革命阴谋。

我们也应当像无产阶级伟大导师那样，善于发现现代修

正主义者、刘少奇一类骗子背弃唯物主义，贩卖唯心主义，背弃辩证法，贩卖形而上学，背弃历史唯物主义，贩卖历史唯心主义的各种伎俩，提高我们的路线斗争觉悟和捍卫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自觉性。

为此，我们必须遵照毛主席的教导，“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认真读马列的书和毛主席的著作，是我们战胜一切机会主义、修正主义的最锐利的武器；读几本哲学史也有助于我们懂得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辩证法法和形而上学两条路线斗争的规律，了解哲学上两条路线斗争的阶级实质。有比较才能鉴别。哲学史告诉我们，刘少奇一类骗子的谣言和诡辩并不是什么新鲜货色，它不过是“古已有之”的反动哲学的破烂货。

恩格斯曾经指出，学习以往的哲学，可以发展和锻炼我们的思维能力。哲学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概括和总结。这里有正面的经验，也有反面的教训。通过哲学史的学习，将会使我们批判地继承人类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中所积累下来的宝贵经验，包括唯物主义反对唯心主义、辩证法反对形而上学的经验；同时，也可以吸取人们在认识论上陷入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教训，从而提高我们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能力。

特别是通过哲学史上两条路线斗争的学习，将会加深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哲学史告诉我们，旧唯物主义虽然在哲学的根本问题上是正确的，但是古代的唯物主义是原始的自发的唯物主义，“作为自发的唯物主义，它不能阐明思维对物质的关系”（恩格斯语）；近代资产阶级的机械唯物主义，缺乏科学的辩证法，不

能将唯物主义贯彻到底，在自然观上是唯物主义，而在历史观上则是唯心主义，不懂得人的社会性和历史的发展，因此，它不能彻底战胜唯心主义，以至在精神的能动作用方面被唯心主义发展了。只有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才克服了旧唯物主义的缺陷，实现了哲学的彻底革命，为人类提供了唯一科学的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学习哲学史，可以避免前人的错误，有助于我们树立无产阶级的世界观。

第一章 古代希腊罗马奴隶社会的哲学

公元前 7—6 世纪，是古希腊奴隶制社会形成的时期。随着奴隶制的形成，出现了阶级的分化和对立，出现了阶级压迫的工具——奴隶主的城邦国家，同时也就出现了为阶级斗争服务的哲学，即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两军对战。

同一般奴隶制社会一样，古代希腊奴隶制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奴隶反对奴隶主的阶级斗争。这种斗争从古希腊奴隶制形成时期开始，随着城邦奴隶制的发展而愈演愈烈，终于使古希腊的城邦奴隶制衰亡，而过渡到古罗马的奴隶制社会。在古罗马奴隶制社会中，这种斗争的更大的规模和更激烈的程度继续进行，最后使古代西欧的奴隶制社会全面崩溃，而代之以中世纪的封建社会。

除掉奴隶和奴隶主的基本矛盾之外，在古代希腊罗马奴隶制社会中还存在着自由民（包括奴隶以外从奴隶主到独立小农业和手工业劳动者在内的一切所谓公民）中穷人和富人的矛盾，以及奴隶主中不同阶层或集团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都是同奴隶与奴隶主的矛盾交织在一起的，并且归根到底是由其所制约的。

在希腊奴隶制形成时期，从原始氏族社会的瓦解过程中产生出一批氏族奴隶主贵族，他们把土地和其他财富夺取在自己的手中，掌握了政治上和经济上的特权，建立起城邦国家作为其统治和压迫的机构。他们力图使奴隶制社会停留在

氏族贵族统治的范围内，反对工商业的发展，反对社会进步。他们日益成为反动腐朽的统治阶级。

但是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使工商业发展起来，逐渐形成一批工商业主，他们使用奴隶劳动，成为新兴的奴隶主阶层，他们在初形成的城邦中远不能享有政权，他们的工商业活动受到氏族贵族的妨碍，因此他们对于氏族贵族的统治极为不满。于是他们提出限制贵族特权的口号，反对贵族专制的政治，主张实行民主。但是他们的所谓民主只不过是奴隶主阶级自己内部的民主，在这种所谓民主之下，不但奴隶根本没有什么权利，就是下层自由民也没有什么真正的权利，国家政权完全掌握在工商业奴隶主手中，所以它仍然是为奴隶制经济服务的。不过和贵族奴隶主的统治相比，它总算是扩大了一些下层公民的政治和文化权利，促进了工商业的发展，使希腊在奴隶制社会范围内得到发展和繁荣。因此，这些工商业奴隶主民主派，在当时是比较进步的社会力量。他们同反动的贵族奴隶主进行了斗争。

古代希腊罗马哲学就是这种阶级斗争的反映。毛主席说：“在阶级存在的条件之下，有多少阶级就有多少主义，甚至一个阶级的各集团中还各有各的主义”（《新民主主义论》），首先奴隶反对奴隶主的斗争是贯串在整个希腊和罗马的奴隶制社会中的，因此有奴隶主阶级的主义，也有奴隶阶级的主义。但是由于在奴隶制社会中，奴隶受到了奴隶主阶级的最残酷的压迫与剥削，他们是根本不被当作人看待的，整天被迫从事沉重的体力劳动，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没有任何政治和文化教育的权利，因此他们只能用实际的反抗斗争行动来表达他们的思想要求，没有条件形成他们自己阶级的哲学

体系，但是，在奴隶社会里虽然只有奴隶主有文化，奴隶没有文化。可是奴隶主的文化是由奴隶造成的，因为造成奴隶主文化的东西，不是别的，还是从奴隶身上掠取的血汗，所以恩格斯说：“只有奴隶制才使农业和工业之间的更大规模的分工成为可能，从而为古代文化的繁荣，即为希腊文化创造了条件。没有奴隶制，就没有希腊国家，就没有希腊的艺术和科学（《反杜林论》）这就是说，古希腊奴隶主的一切文化——包括哲学在内，归根到底，都是奴隶的血汗造成的。是劳动人民创造历史文化，不是少数所谓英雄伟人创造历史文化。

尽管如上所说，在当时的条件下，奴隶阶级不可能有自己的哲学家和哲学体系，但是奴隶反对奴隶主的斗争在哲学思想上的反映仍然是可以看到一些的。奴隶主阶级中，不管是哪一派，都要为奴隶制度作辩护，间接地反映了一些对奴隶制不满的思想。例如在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中就可以看到一点这种思想斗争。此外，在奴隶主民主派中还有一些比较激进的思想家，在阶级斗争激烈的时候，多少能以同情下层自由民以至奴隶阶级的态度，发表了一些批评奴隶制度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一斗争。但是由于过去的历史都是剥削阶级所写的，因此这方面的材料保存下来的很少，使我们的认识受到很大的限制。继续发掘和研究这方面的材料是我们哲学史工作者的一项重要任务。

既然在奴隶制社会中，除掉奴隶和奴隶主之间的基本矛盾外，还有奴隶主之间不同派别的矛盾，因此在奴隶主内部也有不同的主义。由于在这种社会中，只有奴隶主阶级有文化，因此古代希腊罗马的哲学家一般都出身于奴隶主阶级，

并为其本阶级的思想代表。这就决定了这时期哲学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主要反映的是奴隶主阶级中两个不同阶层或派别的利益。

唯物主义思想主要是当时进步的奴隶主民主派的世界观。这一奴隶主阶层的要求，在当时是符合于奴隶社会发展的趋势的，因此他们比较能看到事物的客观实际情况。他们要求发展工商业，因此也重视科学研究。这样，他们在哲学上便能够具有某种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思想。但是他们毕竟是奴隶主阶级的哲学家，有很大的阶级局限性；加以当时科学发展的水平，还很低下；而人类认识也必然是要经过一个从对事物的一般笼统的了解到对之进行具体分析的发展过程的，因此古代希腊罗马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必然是自发的，朴素的。

另一方面，古希腊罗马的贵族奴隶主是当时的反动势力，因此他们大力宣扬宗教迷信思想，宣扬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

但是古希腊罗马的哲学家，不管是唯物主义者还是唯心主义者，由于他们都是奴隶主阶级的思想家，因此都要为奴隶制度作辩护，在社会历史观上都是唯心的。他们都以不同的方式宣扬奴隶主阶级的人性论，天才论和英雄史观。

古代希腊罗马的哲学发展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 (一) 早期即奴隶制形成时期的希腊哲学
- (二) 中期即奴隶主民主制繁荣及危机时期的希腊哲学
- (三) 晚期即城邦奴隶制衰亡时期的希腊哲学
- (四) 古罗马共和时期的哲学。
- (五) 古罗马帝国时期的哲学。

第一节 古希腊奴隶制形成时期的 哲学斗争

公元前 7—6 世纪是古希腊奴隶制形成的时期。这时开始出现奴隶和奴隶主，自由民中穷人和富人，以及奴隶主中氏族贵族派和工商派的斗争，由于生产力发展和阶级斗争的结果，引起所谓希腊人的殖民运动。希腊许多城邦向东西南三方面移民，主要是向东西两方面，在小亚细亚半岛沿岸以及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岛一带先后建立起很多的殖民城邦，在这些城邦奴隶制国家中展开了激烈的阶级斗争，小亚细亚沿岸建立起来的城邦，如米利都，爱非斯等，由于工商业比较发展，工商业奴隶主的力量比较强大，因此在依靠和领导下层自由民反对氏族贵族统治的斗争中，往往取得胜利，建立起所谓僭主政治，这是在当时条件下符合于工商业奴隶主限制贵族专制的一种过渡性的政权形式，当工商业奴隶主的势力进一步强大以后，便为奴隶主民主政治所代替。在这些先进的城邦国家中，揭开了希腊哲学的序幕，出现了第一批代表工商业奴隶主的利益的唯物主义者，主要就是米利都学派和爱非斯的赫拉克利特。

和小亚细亚沿岸的先进地区相反，希腊的另一殖民地地区，即意大利南部及西西里岛一带，在当时则是比较落后的。在这个地区建立起来的许多城邦中，虽然也展开了激烈的阶级斗争，但是一般还没有形成强有力的工商业奴隶主阶层，氏族贵族的统治力量还比较强大，于是出现了以毕达哥拉斯派和爱利亚派为代表的最早的希腊唯心主义哲学，为贵

族奴隶主的统治服务，直接同小亚细亚地区的唯物主义对立起来，展开了哲学上的两军对战。

这一对战主要是环绕着世界万物的本原及其运动变化的问题而进行的。唯物主义者肯定运动变化的客观实在性，并为之寻求物质的根源，从而得出自发的和朴素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思想，这种思想在赫拉克利特的哲学中达到了这时期的高峰。唯心主义者则力图否认运动变化的真实性，把所谓实在或事物的本源看成是某种非物质的，永恒不变的东西。他们的这种观点不但是唯心的，而且是形而上学的。这种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对立斗争，归根到底是当时新兴工商业奴隶主要求改变现存的氏族贵族统治秩序和氏族贵族力图维护其统治秩序的对立阶级利益的反映。赫拉克利特宣称：“正义就是斗争”毕达哥拉斯派断言“美德乃是一种和谐”这两句话分别道出了两派哲学对立的阶级本质。

一、米利都学派

米利都学派是古希腊最早的唯物主义学派，由于产生于小亚细亚半岛沿岸的米利都城而得名，其主要代表是泰勒斯（约公元前 624—547），阿那克西曼德（约公元前 610—546）和阿那克西米尼（约公元前 585—525），他们的生平事迹我们知道的并不多，他们的著作也只剩下一些残篇保留下来。根据零星的材料，可以窥测到他们的活动是同当时新兴的工商业奴隶主阶级的利益有关的。他们都关心生产的发展和科学的进步。他们是希腊最早的哲学家，同时也是第一批科学家，据说泰勒斯出身高门望族，曾经从巴比伦和埃及学到天文学和数学知识，并且加以发展，作出了贡献。据说他曾经根据他的天文学知识预见到公元前 585 年的日蚀，对尼罗河的季节

性泛滥作过解释，指出小熊星是航海的指针；他还利用他的天文学知识预见到橄榄的丰收，因而发财致富。他曾经利用他的几何学知识测量海上船只的距离，并且还曾经使哈吕河改道，帮助克娄苏的军队渡河。由于他的多方面的成就，曾经被尊为希腊“七贤之一”。他的学生阿那克西曼德据说是第一个绘制地图的人，所有这些，都多少可以说明他们是为工商业奴隶主的利益服务的。

这些最早的唯物主义者，看到万事万物的不断运动变化而加以肯定，并且开始追问这些现象的本原，探求它们运动变化的原因和方式。于是泰勒斯宣称“水是万物的本原”阿那克西曼德认为是“无限”而他所谓“无限”指的仍然是一种物质本原，不过特别强调其混沌未分及其无限性罢了；阿那克西米尼则认为是“气”。就他们把万物的本原说成是一种特定的感性物质而言，他们的看法显然是很幼稚的，朴素的，但是就他们把万物的本原说成是某种物质的东西而言，他们的观点是企图使形形色色的万物在一种物质的东西中得到统一，这却是一种初步的唯物主义思想。恩格斯说：“在这里已经完全是一种原始的、自发的唯物主义了，它在自己的萌芽时期就十分自然地把自然现象的无限多样性的统一看作不言而喻的，并且在某种具有固定形体的东西中，在某种特殊的東西中去找这个统一，比如泰勒斯就在水里去寻找”。（《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0 卷 525 页）

可以看出，在他们的这种朴素唯物主义中已经包含着朴素的辩证法思想。“在希腊哲学家看来，世界在本质上是某种从浑沌中产生出来的东西，是某种发展起来的东西，某种逐渐生成的东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0 卷，第 365 页）。

这种朴素辩证法的思想，在他们企图说明万事万物如何从它们的物质本原产生出来时，更加表现得明显。

阿那克西曼德认为无限体中蕴藏着冷和热、湿和干等对立的性质，并且以其所固有的永恒的运动使这些对立面分离出来，从而产生世界万物。并且认为有无数世界不断产生和消灭。他的这种思想以极其朴素的方式初步表达了物质内部的对立面斗争是事物生灭变化的原因和这种生灭变化具有某种必然性的思想，他说：“万物由之产生的东西，万物又消失而复归于它，这是命运规定了的，因为万物在时间的秩序中不公正 所以受到惩罚 并且彼此互相补足”（《古希腊罗马哲学》第 7 页）。这里用的是一些宗教迷信和道德法律的语言，但实际上所谓“命运”就是指的一种必然性，所谓“不公正而受到惩罚，彼此又互相补足”，就是表示一种对立面互相斗争和统一的思想，因此是朴素的辩证法思想。阿那克西曼德还提出一种初步的进化观点，他说“生物是从太阳所蒸发出的湿的元素里产生的，人是从另一种动物产生的，实际上就是从鱼产生的 人在最初的时候很像鱼。”（同上书第 10 页）。

阿那克西米尼认为“气”是处于永恒运动之中的，由于它的不断运动，使它向稀散和凝聚两个对立方面变化，热则稀散，冷则凝聚，“一切存在都由气的浓厚化（即凝聚）或稀薄化（即稀散）为产生”，“当它很稀薄的时候，便形成火，当它浓厚的时候，则形成风，然后形成云，而当它更浓厚的时候，便形成水、土和石头，别的东西都是这些东西产生出来的”（同上书第 11—12 页）。在这里，阿那克西米尼继承发展了阿那克西曼德的朴素辩证法的宇宙观第一次接触到了某种量变到质变的思想。